

汾

上

續

談

汾上續談引

曩余在滙關每克事少暇坐琴鶴軒
中取古人書讀之意少適間出舊所
紀錄傳聞暨一時意識付之楮生彙
為卷三以代客談於今三年所比來
汾上奔走簿書之不遑而積習未能
盡捐一染指復取赫蹠稍從繕錄
事少涉隱僻恠異可資抵掌者俱不

忍散帚視之較昔所存得四之一因
思綿上龍蛇之篇列之遷史泌丘貞
隱之勒播在人間感白雲而興歌者
素波激其餘響援巧笑而稱詩者寓
跡振於西河古人往矣撰述如新不
敏孱夫故非流品而河山之美向在
目前撫景興懷寧當與草木較然同
朽茲欲以區區片言存故實闡幽微

補逸漏糾訛繆託諷諭考文辭蓋聊
從所好一寄壯心於是別為一卷以
命梓人卽不得當上客之解頤庶以
佐醬人之覆瓿云耳

萬曆壬午重陽後二日郁木山人朱
孟震書

汾上續談目錄

鄱湖火攻

洪武中狀元

秦從龍

慶成封號

鳳洲龜石

文四蠻

曲江

奉聖寺

許吏部

安南文

鶴鈿詩

高平產異

小人骨函

空峒玄鶴

甘氏異

繞亭虎

彭憲使

建德異

樟樹二異

高銀童

莊越子

楊老人

東山狐

傅君狐異

蔡李前身

木化石

朱駕部遇武安

廣安雷異

紀蠹子

虹

潼關異

雲麾將軍碑

馬上賦詩

裴王二相臨薨表

黃華老人

風流子

黃巢菊詩

阿房賦

明妃詩

千字文

王岑詩意

李方伯餘話

食鷄見夢

非熊

處女脫兔

仲舒母

賴輻車

王延王祥

劉殷

嵇侍中

子罕

漢晉同姓名

傳鼓

王氏癡

范武子

戲對

火浣布

茄蓮

西瓜

叫子

稽神錄

擊壤

汾上續談卷之一

新塗朱孟震秉器甫著

鄱湖火攻

鄱湖之戰資治通紀等書皆以為郭興建火
攻之策遂獲全勝偶觀他載記謂偽漢以火
舟來攻而天忽反風敵舟悉自焚焉此殆有
天助者余初不謂然及觀鄉先達周所立先
生康浪山歌始知

聖明之興固天所命大風揚沙實基漢業千載
而下異事同符固不誣也歌云康浪歌鯨鯢

振鬣揚洪波天子親乘六龍駕樓舡巨舸高
峩峩翠華搖搖縣日月左東白旄右黃鉞縱
橫大戰數十圍錦浪翻紅漲腥血敵常脂葦
張毒氛北風反火輒自焚焦頭爛額沉波裏
奄忽蛟飛水上軍山為組兮水為練自古英
雄無此戰威聲振撼馮夷宮殺氣奔騰龍伯
殿康浪水康浪山霸氣奄忽烟焰間鼉鼉蛟
螭總淪沒猱猱梟獍無生還軒轅指南輾飛
轂康浪坐令為涿鹿小鯢中身赴鬱攸大鯨
左目中箭鏃我

皇笳鼓震溟洲凱歌歸奏丹鳳樓降軍十萬散
海浦太白曉掛蚩尤頭康浪山康浪水王業
艱難自茲始海宇清平垂萬年敬獻頌歌繼
青史周先生園初人所傳聞當不謬也赤壁
之戰阿瞞以數十萬衆火於東吳而杜紫微
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言
似辯而理孫武火攻篇亦云發火有時舉火
有日蓋用火攻之策當察風之有無逆順此
於水戰尤當審之若田單火牛其勢必往以
奔敵軍固無俟他虞矣

洪武中狀元

陸文裕外集紀

太祖開科事甚悉內稱江西通誌載朱善廷試
第一辯之最詳似為覈實至云洪武十八年
乙丑則程以善為狀元一云陳以善登科錄
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子寧登洪武乙丑榜第
二則花綸為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
狀元應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

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豈卽
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

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蓋據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來已有人矣辛未則許觀備遺錄以為黃觀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郟及攷之別紀則公所云皆誤也乙丑狀元丁顯載通紀憲章錄最明若花綸則第三

高皇以三綵陸地之夢异丁顯練安與綸俱賜為狀元也張顯宗許觀榜第二余已於前練狀元事紀之矣若任亨泰則命有司建狀元

坊而許觀之為黃觀蓋復姓也韓克忠為丁
丑狀元六月再試蓋丁丑事是歲二月禮部
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取恭和宋琮等
五十二人殿試以陳郊為第一中原西北士
子俱被黜落成以為言上聞所取多南士心
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郊等下獄命翰林儒臣
重閱落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克忠第一故
世有兩榜狀元之說今日幸未再試而以郊
為丁丑克忠為辛未皆誤也郊既下獄止應
以克忠為是科龍首按揚大史冊鉛錄又云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
大魁吳伯宗然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
大全榜姑蘇志云金璫榜蓋一歲而三開科
二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
榜狀元丁顯幸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
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
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
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乃知前
輩傳疑要非一人也

秦從龍

陳建通紀載

太祖將下鎮江命徐達訪秦從龍元之既還報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上親至龍江迎之上駐富民王綵帛家因邀與同處朝夕訪以侍事後又以元故御史臺為府居之每以漆書筆簡問荅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而陸文裕外集以為徐從龍按

太祖初入金陵徵聘遺老延禮儒臣有松江秦裕伯金陵陳靜誠先生與從龍被禮遇優渥

先後無異豈從龍之姓緣裕伯而誤耶抑障
別有所考耶

慶成封號

慶成莊惠三壽濟效晉恭王第四子也始生之
日

高皇方御慶成宴喜曰他日封國卽以慶成爲
號初罔封國之潞安道遷審決囚數十人閻
曰此何爲者對曰將赴太原取決王哀其狀
遽令釋之囚得脫皆遠逝

高皇聞之曰是年尚幼可取回令習世務後又

封國之蒲州王請于

朝乃移就汾封以州治為府支庶蕃盛幾二千
人甲於他郡世所傳上百子圖耶王是也此
事甚異余聞之今顯王攻諸郡王封必係以
地而慶成獨無意於傳當不謬也

鳳洲龜石

臨郡昔有龜石今鳳洲是也出烏龜石轉
狀元生金鳳洲在郡東岸昔袁贛二水會于
郡前後贛水大漲洲遂中斷故袁水繞郡而
贛江之水自洲外流而入大江矣龜石在郡

南門前輩云石有聲則郡出狀元黎先生立
武登第時石為之轉故謝李守重建狀元坊
云波光峙金鳳而欲飛里巷擬石龜之再轉
正指此也然南宋偏安不足富天下之半黎
為宋末龍首雖大魁非全盛時也且元人亦
目為蠻子狀元云嘉靖丙午郡大水石有聲
如雷丁未張殿讀先生春舉廷試第二鄉里
異焉然竟與識所云少爽豈山川之氣猶有
未盡完者與

文四蠻

重慶妖賊蔡伯貫之起也其黨魁名四蠻者
蓋二人陳四蠻者勇而知書死於永川之戰
文四蠻者與伯貫同居大足之望仙鄉雄壯
多力能舉六百餘斤伯貫既亡猶擁衆自固
久乃就招居其鄉始稍戢後稍稍聚舊黨武
斷其里第二人既長壯力如其兄勢漸盛白
日就攔攔奪人猪牛人不敢問衆且二百大
足安岳之間居民畏其逼移徙他所令祝宗
文者健吏也與余謀牒為義兵長適縣閱武
四蠻先從旁睨之武場有石可五百斤四蠻

於稠人中挈而擲之他所又與諸義兵角陪者十數人尹知為四蠻也即收之仍牒其二第至斃于獄而出示散其黨隣縣之民始得按堵四蠻初無他術第日中縛草為人數十夜聚衆飲能令草人行拽飲者衣裘鄉之愚民遂謂其有他異顧其技實止此耳蜀民惑於妖異闕然從之然其武力異常黨與亦衆非早撲滅之憂未歇也又有稱大法王者以妖術聚徒施符水治病實無他長鄉民病者得愈則歸功於彼有杉棺二皆民所施來謝

者令朱漆其上人止四兩許積數年朱漆浮其上幾五寸為石殿柱可五六丈鑿治甚工其光可鑑蜀中所未有也其下署法王墓石字徒黨梁廷懷者榮昌人為關房五六處俱良材其製如殿高亦五六丈每闕有僧徒二十餘人城內外及鄉民不知其妖也爭相布施徒衆日蕃尋以訪拏法王者走之瀘州以老死梁貸死遠戍徒黨皆散蓋蜀自明氏以妖黨竊據一方下漸其俗鄉愚民佞佛而好善此輩又從而惑之往往誤罹其害蔡賊之

亂寃死者幾數千人而今未悟也余領郡符
四年如是者不啻數四然窮鄉僻壤訓諭所
不及通衢大道珠宮梵宇彌望不絕緇衣削
髮寺可百數十人非得良有司潛消而默奪
之維霰之集當不知何所底息矣

曲江

余以庚辰之秋入長安遊鴈塔問曩時曲江
皆云相去僅一舍許今遺跡第若溝渠中又
無水荒烟野草一望無際所謂江頭宮殿鎖
千門者無復可求矣訊之故老亦不究所以

比閱賈氏談錄云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
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水盡竭自後宮闕
成荆棘矣今為耕民蓄作陂塘資澆灌之用
每至清明都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
者觀此則桑田滄海當自不虛若今日即泛
舟之處亦為子虛烏有誰能問天寶全勝日
耶

奉聖寺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
廟泉出其下匯而為池又前行數十步流漸

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實賴之水淵泓
澄徹為晉中勝景其西為奉聖寺初不詳所
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為唐鄂
公尉遲敬德所建鄂公英姿颯爽勇絕倫
文皇創造戰功當為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摟
心三寶遂建刹并州之南疏請臨軒勅名奉
聖銷鷲氣以慈航歛雄風于寂境蓋異人天
資朗徹故能超出塵網究保榮名視信越諸
人霄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
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驢西湖

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

許吏部

刑部郎陳某以事謫知曹州歲久不調疑於風水乃於州前起危樓一列奇花異石其上以侯宴賞監生楊森生員王之臣者家樓之旁不便出入屢訴之上官不得靈寶許襄毅公進以直指按曹森復哀訴不已公即登樓驗視知州者不意公卒至凡樓中飲樂之具俱未及徹公嘆息呼知州前喻以風水不足

信亟令毀之知州強應曰諾公隨召集丁夫
窮晝夜毀拆無遺取其材以作州庫將畢有
管工官董懋於樓壁間磚上見題墨數行亟
取白公公閱所題云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樓
臺蓋樓庫惱殺陳知州喜殺楊知固公訊當
時二匠有一匠云修樓時曾見一風道人題
筆云我不識字因取置樓壁云後公官吏
部尚書楊森者為固安知縣知州者竟以此
成疾卒于官曹有西營賊夜入劫庫財因樓
峻絕不能得此一事也一以見許公之正直

裁妄費以便民一以見陳守之昏愚希未來
以滋惑一以見人生窮達莫不有命彼許公
之與楊森雖所就大小不同然一則為御史
而銓宰之柄已徵一則為監生而城固之事
已定彼陳守者日勞民恣意以冀望非福不
知真真之間已奪其筭彼異人者方柳榆而
竊笑其傍矣抑又知樓臺之作預以堅曹庫
之守哉此事載公家乘異政錄中宦遊者往
往能言之不知其信若此也因為拈出

安南文

曩有錄得安邦鄉試錄者蓋安南省試文也
外夷鼠竊一方僭擬諸夏不知出何年代然
以此知中華文物之盛遠及海邦是可傳也
其國制試四場一場四書義五經義各一二
場制詔表各一二場詩賦各一四場策一取
士七人經書義較中國初學之士尚猶不及
至二三四場大有可取者今錄其木罌賦云
康瓠非寶鷓鴣夷曷施瓢何為號巖之畔瓶何
為居井之湄撫木罌之為用助將畧之一奇
思昔阜旂不網火牛斯燬雪罌耻于滎陽振

槁葉于睢水孱豹何愚脊井涉視巢鷦鷯于
萑苕舞醯鷄于甕裏駕杭海之說鈴拔紹周
之將筐洸洸淮陰無雙國士擁鉞奉辭于征
伐魏出誤楚之奇謀為取虜之祕計蒲坂猶
按手疑兵夏陽已圖乎經濟於是駕罌為舟
裝木為桴綢繆固濟交錯相須匪室之如匪
乾之對栢直莫窺其機械項它難究于來由
江之水兮浩洵時流吾樂此兮可泳可游江
之汜兮阻且修吾藉此兮是從是浮士自閑
于汜濟人何擇於善汨免乘淺而石墜非

深而軌濡謝憑河而不與外翹窮之有無履
長河如平地視至險如康衢又何待乎萬舸
之舸艦千里之舳艫已而涉大川踰扼塞張
漢軍端魏賊矢檣揚旆前戈倒北瓦解之勢
莫矣魏鏡之感未息平陽之巢穴已空臨晉
之滲兵巨測玉豹候鬪就擒河東遂安反側
雖淮陰善戰之功亦未嬰渡師之力乃知物
貴用大謀豈能成俛仰今古異代同行莫教
採樵而致絞纜枝曳柴而敗荆澗統之藥可
施于水戰鐵籠之計可保于孤城有若淮陰

尤善將兵以短短之木小小之罌謀之孔臧
用之至精功佐漢而鼎重勢臨魏而羽輕乘
此餘力四征不庭樹赤幟而趙破決沙囊而
齊傾項楚之伯圖電滅邗金之帝業星明高
元功之位次浮三傑之勳名清平始終參差
倉黃反覆自陔之卓坑不之慮也之禍坑自
速彭彭震主之威鞅鞅不之慮也之辱智已局于
挈瓶悔猶追于鼎足量何小于一罌材何短
于寸木已矣哉鐵表如故人心不同堯韜啟
爨瓶羸告凶檻車之囚天於靈室之休無

狡兔死兮烹走狗高鳥盡兮藏良弓小器雖
由于自滿大度未免于彼中撫淮陰之遺事
羗有感夫英雄安南有十三省安邦府其一也

鶴鈿詩

嘉靖中重慶沈舉人觀者今僉憲聞總戎鯨
皆其弟也父叅戎某新開一宅其二門地稍
凸相傳宋文人史孟學冢也惡而平之一日
觀坐堂上見一官衣綠披其頰遂得心疾文
思百倍于前後上成都眉州訪同年張功
用逸思奇語大異平日功用驚而叩之曰昨

經敘州遇詩妓鶴鈿者吳人出其詩二首其一贈別云纜解江頭珠浦明鶯聲蝶思戀多情夜郎一夜東風軟吹入渝州夢二更其一自敘云醉鄉萬里憶清遊忘却東籬路轉幽只有當家香袖在不教人得夜深偷功用極稱賞之以為神助及至敘訪之絕無所謂鶴鈿者其為秀鬼無疑矣觀後風狂不愈竟自縊死事載西學詩話余至重慶詢其門地果然二詩及鶴鈿事問之僉憲君亦不知也因錄之

高平產異

萬曆辛巳四月初八酉時澤州高平縣臨丹
北里圍城村居民吳守倉婦牛氏一產三男
里老程代友呈報縣差陰陽官郭治典驗之
已彌月矣三兒俱無恙縣為給米三石贍之
事具本縣申文中縣尹劉一相山東長山人
又塾屋顧明府連璧山東博興人弟合璧俱
一乳生其母夫人四乳而生六子二女可差
有於八士又永樂六年靈丘縣民李文秀妻
米氏一乳而生三子長吉祥次壽山次福海

有司以

聞

詔遣官臨門賜吉祥米鈔壽山福海聽隣家乳
養皆月給米五斗待十歲乃止後俱入邑庠
讀書聞大同有一產四子者尤異矣按北魏
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
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則晉中故事於今不
為異也記他書載某村人一產三男而近村
一產三女因相與為婚姻云

小人骨函

隆萬間陝西鎮築邊城拙得小兒骨千百各
長二尺餘不知殞於何代張憲使助肅云其
骨甘肅尤多皆在城南面之半其中或皮帽
皮靴襖或小紗帽紗衣外加氈衣者俱可辨色
衣帶皆係製作甚工棺或木或石上皆有題
識第不能辨一棺題寧夏王妃者則中國書
也又一僧盤坐手携一柬上楷書回文初甚
全見風即化有指爪皮著肉如乾兔有一官
帽而紅袍者不辨為何如人不知何緣葬之
城半同年李憲使仁夫云或夷中厭勝之類

然安得入形細小若是或云猢猻之類然有
僧有官有妃狀貌不異人間良不可解山海
經載小人國其人曰豸狀如小兒海鶴見而
吞之今乃在鹵北去海殊遠意我落間別有
一種類未可知也書以俟博物者

崆峒玄鶴

西嶽叢書云弘治間平涼總兵趙文鑑語翰
林都玄敬云余家去崆峒山四十里嘗遊山
中見二玄鶴高八尺首大如瓜余欲射之仍
飛入石洞歸語吾祖驚曰千年鶴也又言山

中有王道人者年百四十歲容髮如少年飲
酒二百巨杯不醉人問曰先生死乎曰我不
死但恐為人所殺數不能逃也後果為人所
殺取其首而去不知其故其後一事似郭景
純疑道家所云兵解者前一事胡蒙溪墅談
云崔豹古今注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
黑謂之玄鶴今平涼崆峒山有阜鶴洞洞有
七玄鶴相傳每見必主兵革年來北虜頻動
遊人往往見之余近訊之宦遊諸公云山絕
頂下有絕壁人跡不可到洞當壁之半鶴之

出必以晨出時如二黑氣從洞中發者便起入雲中漸小漸沒不知其何適也又山頂有玄武祠鶴或出必入祠或三或五道人云鶴朝玄帝云有某公見之欲俟其返道士云返必以暮蓋數千年靈物不欲狎見人也其出未必如胡所云近北虜就款矣宦遊者多見之但其見之時不可必耳近見張憲伯助甫云曩在甘涼董中丞世彥登山欲見不得令發砲數十驚之出至暮竟無所獲一日偶至其上訊道人云玄鶴在乎有則何不出必誕

也言未幾道人云玄鶴出矣因指巖中果見
有黑氣二迴旋而上又一繼之頃更直入雲
中漸小漸沒至暮復還蓋前此所未有也

甘氏異

臨安甘使君一驥與其兄鄉進士一鳳世家
洪都洪都據彭蠡上游素多蛟蜃嘉隆間其
居正堂地中忽有聲如鐘鼓然時使君兄弟
尚在膠庠疑以為蜃因盡室徙他所避之如
是一月更無他然聲未已使君乃從其兄焚
香登堂告于神曰吾家世居此數百年不意

地中忽有聲私竊謂龍也不敢懷土敬徙之
他所乃今一月不聞有他異今聲果龍耶必
當有靈某兄弟敢以為請約以一月中從地
出如其不然或為祥也亦約以一月聲為止
某儒生無使乂去其土日皇皇然靡所依也
居一月聲果寂然無何使君兄弟相繼舉于
鄉使君登辛未進士第授南刑部尚書郎聞
為余言如此又云其家有一婢為狐所媚至
則一角巾美少年登床相狎去其中架土人
不知也其家聚壯夫逐之恬不為動僕請善

符禁者治之亦不止也使君兄素長者乃焚香告于天持水一盃誦周易辭入其室旦夕以為常婢覺祟稍遠去因日三四往祟漸不能隱其形甘乃聚僕夫揮劔入獲一狐重二十餘斤殺之後出其婢為農家婦亦無他

褫亭虎

襄垣縣西六十里為褫亭鎮鎮有褫亭驛左傳晉城虎祁即其地也前漢書曰銅鞮有上虎亭下虎聚茲虎亭之所由名也余以辛巳十月趨上黨過焉視壁間有詩及虎妖者訊

之門役云此地舊名人頭驛有土地祠祠有
八角琉璃井宋初年精魅食人居民走避他
處人跡斷絕莫有崔生奇古者應試東京投
老婦王氏館中不納乃易酒肉祠中而伏於
梁之上中夜有虎自外入四顧良久食酒肉
殆盡醉脫其皮枕而卧媯然美女子也生伺
其睡熟下竊皮擲井中至曉虎覺不復能作
本形見生梁上跪求為夫婦而去既中試授
官生子女各一復經故處妻問昔皮所在生
指示井中取而出大僅如掌妻貼之頂復為

虎因叫吼入山去生携子女哭尋不得至虎
谷口見群虎相聚生且懼且怒挈子女投之
虎復為女形携子女與生為夫婦如昔後不
知所往今井中已背矣祠為城隍廟事載廟
碑甚詳憶小說中曾記此事而失其名瞿宗
吉有詩云書生好色能輕命三載真成抱虎
眠盖指是也亦異矣然宮名虎祁地曰虎亭
而驛則褫亭而呼如舊按字書虎有角曰虓
音斯褫福也與虎同叶又虎食人能使人自
解衣故易三褫之褫從此義訓奪而音易今

驛豈緣昔有虎亭而附以虎妖耶抑豈緣虎妖而改從虢耶然則又當從多音矣

彭憲使

清江彭先生綱未第時郡有鄒姓者居四方亭因病祈筆于宋武帝初至云李王有詩寄彭某鄒云我問病非彭也神云受人之託不可負耳因書云昔邑令唐昌為我建一祠於治之北乃命姜瓖彭樂中董其事今其孫將赴秋闈故作此以贈之詩云子有凌雲志今當顯祖芳看花馳紫陌開宴出黃堂龍榜名

先定蟾宮桂已香聊成四十字相贈綠文

李王者故唐西平王晟也唐昌者粵人為縣

令以歲旱禱雨有應命樂中建祠報焉樂中

彭祖也時已八旬矣鄒得詩後未及示彭適

郡送諸生秋試彭與第綬俱策馬過鄒氏居

鄒前扣馬首以告彭以為輕薄子相戲也不

之顧鄒不得已持所書納彭靴中彭歸第以

其事白樂中而樂中先三夕夢神命四力士

畀桂一株植于庭因悟其異是秋彭舉鄉試

第一後成進士仕止提學副使云

建德異

萬曆己卯浙嚴州建德漁者獲一鱉其重八
觔人不致_{其鱉}有酒家鬻之懸置室內中夜似
聞有人言初不為異也明日烹之剖腹見一
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一皮帽聞之
縣取貯庫中清江謝啓克先生時為邑庠分
教親見其事桐廬李明府紹賢亦云

樟樹二異

清江樟樹通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
氏生一子背有法定再來四字又賓興坊有

鐘屠者宰一猪前足有一大指如人指民劉
順見之云

高銀童

長陽民高氏兄弟二人兄名貴生子文選為
邑庠生弟科者素無賴令子鬻假髻于市不
售科罵詈之甚其子益為科哭之慟後再舉
一子死之上有紅筋隱起作山西陽城縣周
吉字科每哭其色愈明事聞於縣、尹取兒
視之因噤曰周吉果惡人耶不當復為人果
善人耶不當為高科子長陽諸生因目之曰

黎牛之子云子今尚在名銀童

莊越子

九江有莊越者子五歲能作對一日携之看
春人出牛頭山令對之隨應聲曰馬尾水忽
不覺墮井中死是日彭澤某有孕婦夢一兒
至曰我九江莊越子也墮井中死今為若子
次日生一子訪之莊氏果然因感其事作石
闌井上云

楊老人

宜都令蕭陽計偕至襄河見舟人罵其子子

應曰我非若子我楊老人也爾何罵為前
訊之云我某閭老人楊某因忤主政被責四
十竟驚入客袖甫食二枣不覺生舟中詢其
妻尚存有一妾適人矣因顧妻曰我存日有
銀四十兩窖床下掘之果得九江戚某云

東山狐

樟樹東山寺素多狐友人彭子化讀書其中
每初更時狐於屋上聽人語子化詢之寺老
僧圓福云此不足異曰言其弟子松演曩客
襄陽歸夜有女子詣之云我郭十三家婢也

我主人女欲來叩松師中夜果至因與松狎
松自是恒晏起有歷演者疑而訊之松託以
他故歷乃夜就其室窺焉聞有婦人語再詢
之松始以實告歷素無賴乃從中路邀之連
二夕不見往詢松則夜中固在也歷知其怪
乃言之福狐遂見本形福遍謁法師治之不
可得每焚疏狐即泄屋上取所燒朱書投地
中射之不入後得雷學究者治之甚急狐知
不可留仍矢其陰向諸人而去以上數事皆
彭子化言

傳君狐異

邑前輩傳先生鳳弱冠時讀書一山寺偶出
市肆見酒壚少女心竊慕之是夕夜二鼓有
扣門者未及起視門已自開見一鬟執燈前
導一女子從即日中所見也因與之狎異日
復入肆中戲其女女大詬怒傳心疑之歸取
一劍置室中至夜女復來以劍揮之躍而去
一狐也執燈者墮地中止牛糞耳傳親為余
言怪語音容止與人更無他異惟舌冷如冰
及門自開為可訝也

蔡李前身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為丹陽王家兒訪之妻
子尚在來相見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旋忘前
事雍丘李三禮女小師生數歲自云為黃陂
雷澤男亨前年十七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
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來視一見
便呼為父政和八年詣黃陂抱舊母號泣與
邑人說平昔皆驗二事載失或可談羊叔子
之探環馮當世之入夢信不誣矣余前記張
氏僕及楊老人事合而觀之釋氏輪迴之說

其有耶無耶要之天地間陰陽變化人鬼
升降有不可以一端測者儻盡執以為無故
非通論

木化石

雲南城東北隅三十里瓦窰村山岡中有地
方三丈許四季熱如蒸火亦生蕪蔓土人云
席卧其上能治濕病而環岡諸山俱產木煤
夷民乞洞取之根本枝幹文理皮節與水中
枯木無異焚之焰如木而烟觸鼻若石煤然
俗謂天地混沌山木倒置世久所化余鄉簡

紹芳氏不以為然攷胡蒙溪墅談云河南新安縣西缺門山王喬洞有二枯松歎倒洞上以手捫之則皆石也其一復產枝葉碑云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後閱白孔帖及大明一統志乃知此不足怪帖云回紇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枝之三年輒化為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志云金華府永康縣延真觀前唐建中間道士馬自然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中松徃徃皆為石刺史楊發

昇兩石入郡齋又以二置龍興寺石鱗皴宛然蒼皮黛色云以此說推之雲南之石為木所化抑或然也

朱駕部遇武安

朱駕部

正色別號和陽

順德南和人以使事至

榆林還過汾上邂逅武安王祠因談王靈異二事皆其身所親遇者君年九歲時習為文會督學按郡試諸生君請于父母欲往試不得乃竊自往郡去縣將四百里又一身無資糧途過王祠叩首默禱禱畢視神座有白金

三兩初謂他人所遺者俟之不至乃携以為
資是歲選入縣庠蓋君講書義方至論語訥
言章而所試題皆素所習者比年十四郡守
李于鱗先生合郡博士弟子試之以君年資
青美留郡邸中講學君每請假出輒還省父
母時歲饑人相食一日偶出有四人者與同
行至三官廟四人令君止廟中出相與謀乃
持刀復入將不利於君君不知也時廟中侍
四將其一為王列第四君適與之對四人甫
入君見廟神皆起立而王獨起行三步四人

者驚駭匍匐而出君恍惚視之不知謂何已
四人復匍匐入謝神且謝君去君乃出訊之
村中云四人皆盜也乃入廟見所遺刀在因
共驚異

廣安雷異

甲戌歲余在渝州時侍御扶風肯堂孫公代
按部至廣安有兄弟爭財以斧斫其父腦死
葬已二十年矣孫公訪其事逮兄弟二人至
猶不服乃令州官親發墓棺驗之屍儼如生
斧痕故在時天日晴霽忽震雷一聲長子斃

于墓下矣孫公以其事刊示一省惜又忘其
人姓名

紀蠹子

紀蠹子榆林人家饒於貲累數十萬兄某為
榆林總兵虱子故廢出也少遇仙得神術奇
詭百狀鄉里有疾為符水飲之立愈尤善冊
青常為人畫一鶴懸空室中人竊從窓隙窺
之鶴能自下地飛舞每召客歌妓雲集虱子
令置琴瑟笙管閉他所為紙人附樂器上乃
呼妓從外試取他樂奏之前奏他所樂聲齊

舉又喜從諸狎邪遊妓有不可意者當食項
肉片片俱從盤中跳躍入妓衣袖或二妓坐
一甌當起時甌著妓衣裙牢不可解妓叩首
求脫乃免鎮有靈哥者狐妖也狎一婦談禍
福奇中入爭事之若神虱子從婦求狎婦不
敢虱子堅求之曰第從我我至彼且去乃從
婦狎妖自外訶之虱子取符焚之至二妖大
叫叩首求活且曰我狐也壽五百年丹成矣
幸活我我當遠避去自是絕跡總督姚公鎮
最敬愛之一日令傳神作一怒像虱子先布

置衣冠坐次已忽擲筆狂叫口是不可作姚
怒甚虱子援筆立就像酷似姚因謝曰不得
公怒像何由似姚公愈益愛之人或謂仙云
然不脩邊幅落拓若狂者又以貲與兄評兄
尤忘之一日從他所遊或讓之兄曰虱子將
訴之京矣兄亟令人追之至紀家臺乃其祖
葬處群毆之不得死嫡母繼至趣令死虱子
素孝乃跪曰太太欲兒死死不可逃乃縱火
焚之黃風大起烟焰入半天中姚公知禁故
趣騎救之死矣兄亦以此坐累家產蕩盡

子存一子亦子然無復立雖死之後靈竒者
復從前婦狎矣初虱子之遇仙也教之奇術
且盡復授以黃白術因置一袋竊試之虱子
稍易數鋌仙曰汝心不正良負我雖然吾授
爾術於爾多矣慎從正道不爾且無令終迨
死人咸謂陰報云都閩王國翰言

虹

友人張助甫氏為余言任楚臬時與同官遊
河上寺寺有洞下瞰深潭水色澄綠殊可人
意潭龍靈怪不測歲禱雨恒應是日張筵洞

中坐甫畢有綵虹從潭起其光射日倏忽薄
洞門若窺而入者四座辟易酒不及舉又無
所避匿咸以為神良久影漸落入潭中蓋平
生目所未覩也因賦詩云
利臨峭岸下有
千尺淵開門見波濤
洪波左右盤火雲垂到
地兩兩掛前川飄風自
來氣洒衰顏慧
日俄回照雙虹動我
知炎蒸地別有清
涼山顧瞻諸天
莫若此
還云先儒釋端
竦詩謂日與雨交倏然
虛質乃天地之淫氣
也然河上之虹乃起自
深淵薄于岩洞若有

知者攷諸載記所言若飲薛願之釜入子良
之宅劉義慶廣陵之粥振戶有聲韋南康郡
庭之筵若驢為首或自蝦蟆赤鵠或化女子
丈夫要之物理茫昧不可一端測也

潼關異

潼關察院舊為兵巡道制頗宏壯堂後衙屏
墻間叢篁茂密嘗有一老人深衣博帶出其
中或與人交語先後任其地者咸見焉即家
人亦不為異也嘉靖中南充王中丞廷任焉
家人見者尤數公一日於書室中呼與語爾

能出見人若此若非精靈必繫神怪儻知我
未來事當以告我荅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
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
異之乃遷道於潼水西而以其地為察院某
年洪水堂宇漂沒殆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
王公後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如浚川公云
亦異矣公子婿陳翰撰元忠曩過潼關為余
言若此陳從公宦宿其地所親見者詢之潼
人吏亦云

雲麾將軍碑

唐雲麾將軍碑李北海邕所書也其石在蒲
城縣苦塌者之衆不知自何時裂為三段河
南劉遠夫先生謫官其地惜名跡久殘以鐵
葉束完遂為全璧余在潼關令工打數紙雖
時有磨泐然不失為舊物也涿州良鄉學宮
亦有石歲久不傳友人邵長孺博雅士也過
其地見學宮柱礎一面以告黎秘書惟敬時
李襲美比部為宛平令聞之移書縣官取而
置之衙齋扁曰古墨一時好事者爭為賦詠
余以蒲城之刻寄襲美而覓所得良鄉碑大

約蒲筆瘦而健良鄉筆肥而整不能辨孰為
北海真跡也友人莫廷韓謂良鄉為是余初
疑之後訪之華州張維訓明府云蒲石出趙
文敏蓋文敏喜北海書而效之者也余乃釋
然信廷韓之言不誣然二碑俱經毀裂一為
劉公東完一為李君收入知墨寶在天壤間
故自有神物護持也

馬上賦詩

唐崔湜初執政時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
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曰春還

上林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
之杳然而嘆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
及也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
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繼詠
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
蟬噪埜風秋群公望之如神仙云二相事大
相類一以曉入一以暮出俱馬上賦詩而人
叢之

裴王二相臨薨表

裴晉公度平淮鹵憲宗解玉帶以賜公臨薨

却進之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
筆占狀云上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可將歸
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服其
切當王魏公旦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
召楊文公于床前作讓表公覽畢乃自書四
句云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
殃是冬公薨文公嘆其精爽不亂他時對上
語及令取原草視之浚章獻太后語榮國夫
人曰上見公表泣下久之二事一見王公四
六話一見王文正公遺事二公皆名臣其臨

薨事相類若此使他人搦管腐毫即語刺刺
尚不能達意乃從容占授語簡意盡非天稟
完厚詎能及此緊獨望過人已哉

黃華老人

余曩見黃華老人詩刺四幅不知所自出比
來汾謁先聖見文廟東有黃華亭在焉視其
刻則曩所見也老人王姓名廷筠字子端金
大定二年進士官翰林脩撰嘗買田林慮讀
書黃華山中因以自號其父王遵古為汾州
觀察判官意或省觀至此而書未可知也書

法學米元章石有新舊二刻舊刻雖稍泐然
筆鋒旋轉覺有神力新刻完整可觀視其臨
無復生氣所謂曹姝李志雖在厭厭若泉下
人矣

風流子

余前載驢山華清宮元僕散公詞清新婉麗
頗稱中的時聞庚溪詩話載紹興間陳侍郎
相之使虜燕山驛間得一詞云書劍憶遊梁
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灑嫩漪向吳南
浦杏花微雨窺宋東墻禁城外烟隨青步障

絲惹紫遊韉曲水古今禁烟前後綠楊樓閣
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
霜欲遣當年遺恨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
沙浙瀝寄書鴻鴈烟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
猶到潯陽蓋中原士夫沉淪異域追靖康前
事而作也感時傷昔與僕散公大相類而詞
調亦同合而歌之不必忝離麥秀而聞者殆
凄然不堪俱奇作也

黃巢菊詩

黃巢五歲時侍翁父為菊花賦句翁思索未

就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
楮黃衣巢父怪欲擊之翁曰孫能詩但未知
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曰颯颯西風滿院
栽葢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執與
挑花壹處開又云待到秋來九月八我開花
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籬盡掛黃金
甲后舉進士不第聚眾為盜號衝天大將軍
此事載貴耳集及清夜錄中然記裏有一小
說中載此詩云百花殺我不發我開花後百
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籬盡掛黃金甲與

前小異覺壯質類巢語前二詩或記載者稍
潤色之未可知也後詩第三句或改云要與
西風戰一場而謬以為高皇詩者大自可笑
又宋太祖少時詠日云初出海時光辣撻千
山萬山如火發頓更捧上一輪紅趕退殘星
併殘月後史臣潤色之曰未離海底千山暗
纔到中天萬國明大與此相類

阿房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卧波水雲何龍復
道行空不霽何虹辭最新麗而譏之者云誤

用龍見而雩事謂龍乃龍星非龍也不知杜
所用乃雲從龍之龍正取易雲從龍之義蓋
雲而非雩也少陵詩云日落青龍現水中與
此正同且雲與霽正相對若作雩乃祭名也
有何義相涉而引以為偶耶

明妃詩

古今明妃詩多矣曩見閩工書林公燠云當
以儲光羲為第一蓋即事寫情更無長語而
殊域不堪之態盡於二十八字中真知言也
其詩云日暮驚笳亂雪飛旁人相勸易羅衣

強來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但窮廬
毳帳無宮室城郭詩云前殿殆非事實然老
上有龍庭之稱恐匈奴中或別有殿名未可
知也攷明妃事班史紀之甚詳其失身夷狄
又室其子無足道者青塚之傳畫史之誤良
不可信自石季倫濫觴為曲而後世詞人連
篇累牘競新角異總之不出哀怨悼惜更無
質其謬者杜陵氏百代詩聖也而猶祖雜記
之說何也至琵琶胡語本出烏孫季倫創之
後世不察竟指為一事又可發笑矣

千字文

千字文相傳梁武於大玉書中撮一千字不
重者付周興嗣編次而成今細攷之不但女
慕貞潔與紈扇圓潔二潔字又有守貞志滿
二貞字豈撮時故自重復不暇點檢耶抑傳
者誤耶內桓公匡合乃又有以為輔合者想
匡字為正

王岑詩意

古人詩得意句不厭重復王右丞桃源行有
云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蓋兩

用之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雖右丞不自覺也而岑嘉州太白胡僧歌云山中有僧人不識城裏看山空黛色即右丞意也嘉州豈蹈襲人者蓋觸象寫微冥搜神會意之所到自然合作乃知理在人心亘千萬人千萬世無不妙合寧獨玉與岑也

李方伯餘話

鄉先達廬陵李公禎字昌祺永樂甲申進士任終廣右方伯居官清介生平著述甚富曾擬瞿宗古著剪燈餘話既沒郡人欲祀入鄉

賢都憲韓公雍以此少之遂罷然考公餘話
蓋於經濟燕閒遊戲翰墨大要畧徵往事以
發藻詞如長卿子虛昌黎毛穎外若瓌奇而
内存法戒非浪語也其間雖不無一二艷詞
然毛詩三百篇中若桑間濮上存而不刪即
清節閒情何傷高雅竟以言辭小失遂棄其
終身而吠聲者又信信不已良可惋惜且歐
蘇二文忠作為小詞傳播宇宙至于今祀典
不廢王弼鄭玄輩視公何如也皆得從祀先
聖廟庭韓公之見似亦隘矣餘話有詩云長

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鄉逸人簡
紹芳謂游龍語見宋玉神女賦子建洛神寔
本之欲改子建作宋玉然考之感甄事差與
本事相關若神女則事不相屬要當以子建
為是

食鷄見夢

蔡元長京喜食鷄每豫蓄養烹殺過當一夕
夢鷄數千百訴於前一鷄前致辭曰食君廩
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
羹肉何足論生死如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

相倚伏夫蠢動含靈誰不愛其生者而京為此亦忍矣哉攷京所用厨婢數百人包子亦十五人宜鷄之不免也而他小說誤以為蔡襄事抑以受姓之同與遂使君謨負千載奇謗


非熊

太公非熊事古今人相襲用之然考史記云今日之獲非龍非猨非虎非麕所獲者伯王之輔更未及非熊字豈傳者誤耶然謂之卜獵似不宜及獲龍豈龍熊字相近而傳寫誤

與柳或出他書未可知也書以俟博雅者

處女脫兔

史記田單傳云始如處女適人當戶浚如脫兔適不及距全用孫子九地篇語也意自明白而解者俱失之蓋單初示弱于敵而浚出其不意如處女在深閨本畏人見而適人開戶則其些避固匿之態亦可想矣若士卒皆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收金遺燕將種種皆是比敵心一懈乃乘其敝而攻之如兔之得脫出人不意跳躍奔竄追之不能若火

牛龍文穴城有縱城中鼓譟擊銅為聲聲動
天地宜燕人之擾亂奔走也而解者皆以下
二句為敵人至謂適作敵且曰  開戶不
為備又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此何穿鑿之
甚也曹孟德云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斯言
得之矣

仲舒母

錄異記云平輿縣有儒女墓即董仲舒為母
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
長追思其母因葬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

母乃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權令裨將領卒百人往發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南妨農因致大饑焉攷仲舒生西漢武帝時未仙女事載後漢其事頗怪有無已不可知而以西漢大儒為後漢之子傳者既已荒唐發者尤自可笑今世俗小說載此事尤怪誕不經非惟重誣大賢抑且致累純孝而儒者亦復信之殊可異也

輓輶車

漢書註輶輶匈奴車也余攷孫子十三篇脩
槽輶輶註蓋攻城之車也有二輪取以向城
則匈奴所用或放其遺制未可知也而槩指
以為匈奴似非實

王延王祥

王延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
繼母卞氏遇之無道常盛冬思生魚勅延求
取不獲杖之流血延循汾叩冰而哭忽有一
魚長五尺踴出冰上取以進卞食之積日不
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攷晉書延與祥俱

晉人俱王姓俱事繼母不慈俱思生魚俱求
魚而魚出似是一事然祥母米而延母卞似
又非誤傳也延之魚食之不盡即以悟母祥
必待久而後能則視祥尤異矣祥又有黃雀
之異而子孫貴盛在晉代無與比者延六十
仕劉聰乃死於靳準豈靈於物而不靈於人
耶然忠孝二道延不無負於大保豈晚節有
不可信耶延扇枕溫席事又與江夏黃童絕
相類

劉殷

晉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食不飽者
旬殷時九歲怪問其故乃慟哭澤中聲不絕
者半日忽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重
生焉又夢人告以西籬下粟掘之十五鍾銘
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
載方盡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
召參軍事皆以疾辭而永嘉之亂沒于劉聰
往至太保一門之內七葉俱興二女俱為劉
氏后女孫俱為貴人良不可曉

嵇侍中

晉劉喬傳云初嵇紹為齊王周所重每下階
迎之喬言於周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
故不敢不受財物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
車牛張家奴婢耶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
獨加敬於紹胥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
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者紹
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觀此則
侍中白璧微瑕良不可掩豈史傳有不可盡
信者與

子罕

李斯上書二世言趙高之短曰昔者司城子
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
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
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
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此天下所
明知也王中丞元美引韓非氏云宋君失其
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故身死
國亡然則子罕者左氏以為賢相而韓非氏
以為弑君之賊也觀斯書又是一證

漢晉同姓名

漢二張武一見獨行傳一文帝時賜金錢者
二韓說一見方術傳一韓王信孫封按道侯
者二王霸俱世祖時一見逸民傳乃太原廣
武人其妻亦賢人也一即渡河冰合封淮陰
侯者晉有二張華一惠帝時司空博物者一
為慕容德侍郎勸德無退讓者又有安北將
軍張華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時嘗謁之
華甚歡異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因以所
服簪饋遺之豈即一人耶然德乃廆孫不應
年代乃爾將即惠帝時司空耶不則有三張

華矣偶閱史傳因憶王中丞卮言所紀漫為拈出是知載記中若此者尚多也

傳鼓

臨郡鄉俗家有喪事每吊客至鳴鼓為信按吳隱之傳早丁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乃知此俗在晉固然矣

王氏癡

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

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周易問何用
此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
也濟乃自視缺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
不知濟之罪也既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
絕難乘因問叔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
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濟還白其父曰濟始
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嘗調濟曰卿
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曰
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子述年三十尚未知
名人或謂之癡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

見惟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
癡人何言癡也然則湛父子俱以癡名而竟
不癡也他日述子坦之因桓溫為子求婚言
之於述述方抱坦之置膝上遽排下曰汝竟
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則王氏之
癡似屬坦之矣然述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
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
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甚撮納口中噎
破而吐之得無似癡者所為耶然則王氏之
癡仍當歸述矣

范武子

范武子甯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戲之
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
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
子春鄭康成魏高唐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
得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
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
火下以氣篋蘊於胸中七日後納諸方寸脩
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
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此

言滑稽而理良不為詭也

戲對

古今事未嘗無對而極有可咲者唐有東方虬對西門豹弄麀御史對伏獵侍郎又蘇控佛對密陀僧宋有鷄鶩諫議對龍虎大王又偶爾中耳對幾乎敗壺又陳亞有心對蔡襄無口又火迫鄧侯對帶汁諸葛

國朝有木履為鞋足下好生無禮對椰瓢當盞尊前其實不忠又窮嘴餓舌頭對老手舊膈膊

火浣布

魏志云漢時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嘗會客
冀佯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慙解令燒之布得
火燃如灰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魏文帝
不以為然為著典論刊石廟門外至明帝立
西域重譯來獻大臣乃試以示百寮遂滅此
論晉武帝時去文帝不甚遠外國又有獻者
帝服以幸石崇崇身敝服候帝左右從奴數
十人悉衣火浣衫僕文帝見之當作何解也
按十洲記云炎洲有火林山山有火光獸大

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
晦夜常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依如火光
相似取其獸毛緝以為布時人號為火光浣
布也國人衣服之若有垢汙於水浣之終日
不潔唯以火燒兩食以振擺之其垢自落潔
白如雪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
東加管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
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
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
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三月行

過此山下取木為薪燃之無盡取其皮績之
為火浣布文獻通攷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
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止則火
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
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
炷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抱朴子曰南海之
中蕭丘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
千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
著此木木雖著火但小焦黑人或以為薪者
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

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木皮亦剥灰煮為布但不及華細好耳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為布此數說大同但曰炎洲曰炎山曰火洲曰蕭丘其地小異然皆不出南方其所產之處大約相近或以木皮或以木華或以鼠毛其物小異然皆不出火生之處獨岳蒙泉謂為火浣草所織則又似別有產焉泰和羅子應任意錄云寧國庠生章景掘地得古冢僅一敞條燒之愈潔其骨之縷拆之無

開若績麻然置油膩中出焚之即白似此物
所為也然數百年後葬骨皆化而此物猶存
無論著火即土氣亦不能侵蝕之真異物矣
或云火浣草出鹵南諸土夷余在渝州聞酉
播山中間有生者然未之見也

茄蓮

胡蒙溪侍云今梁夏有茄蓮頗似蘆菔而甘
脆過之飲膳正要出茗蓮兒註云是茗蓮根
圖狀絕類茄蓮想即其物以余觀之茗蓮自
是一物與此殊異今茄蓮潼關亦有之其葉

尖有毛止關城產去關外稍遠種者便小不
及關城肥美亦異產也近會榆林王都閫國
翰云其地所產尤大三倍潼關其家歲種三
二千本種之方以清明日種立夏日栽至立
穩日每日從根起全一葉栽時須以糞泥一
二斗許深注其下畧以土覆之方栽候其宗
根入土愈肥而美又其根下有一細痕須令
與地土平若稍上下即不大矣尤忌人足觸
之即外須不見觸跡而中枯不堪食矣

西瓜

西瓜或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一云劄陽令胡嶠陷虜于回紇得之名曰西瓜一云洪忠宣使虜回得其種歸一云元世祖征西域歸始有此種然觀金王予可西瓜詩云一片冷栽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則知女直入國中已有之當自契丹為近要之山前後十六洲之瓜始于契丹胡嶠或得之而未廣至南宋之瓜或自洪忠宣傳入中國未可知也而元祖之云似非實矣今海內所產不一河津之種尤異其味視他處絕甘

品當為國中第一但其形長而差小不及他
處圓大耳又青州有西瓜乾出虜中其味似
甜瓜與中國西瓜迥異每乾一斤價可銀一
兩所產白葡萄瑣瑣葡萄價亦相類大都瓜
出於西域者皆可稱西瓜今海內所傳特其
一種耳

稽神錄

南唐徐鉉不信佛教而酷好鬼神之說搜求
神怪為稽神錄嘗典選選人詭言神怪因以
私禱有布衣蒯亮好為大言鉉館於門下稽

神錄中多亮所言亮嘗忤鉉甚怒不與語一日忽云適有異人肉翅自廳飛出升堂而去鉉即喜命筆記之此與前紀祝允明事頗相類而稽神志怪可作千古奇對

叫子

沈存中筆談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吹之能作人言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含之作聲如傀儡子其寃獲申此事雖小然自是斷獄一奇不可不知也

擊壤

余十四時在留都每秋冬見群兒取木三寸許銳其兩端置於地以木板擊之令躍起仍以板擗中之可三四十步謂之打棒椿此即古康衢擊壤之遺也風土記云擊壤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屨臘節僅少以為戲分步以擗搏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擗之中者為上雖與余所見稍異而形制頗同當或因時而變遷未可知也古今觀戲之技頗多不能悉載有不盡傳

者陸子深豫章漫抄云古之樗蒲六博今皆
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想諸伎倆亦
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為不常元滕王霄
自敘少時以累棋蠟鳳為戲不知所謂蠟鳳
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
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
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此雖無益之事覽
之茫然殊以博洽為愧胡濛溪野談云秦府
有方石淺綠色大逾二尺中高四下滑膩如
玉云得諸古墓中不識何用余按唐人有彈

碁譜謂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四角微隆起此石形狀正與譜說同當為彈碁局無疑又引蔡邕丁廙賦及李商隱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似不平觀此則彈碁之戲尚可彷彿見也滕王霄累碁蠟鳳似是引王僧綽僧虔事其事出晉書云僧虔累棋十二都不墜落僧綽正坐採蠟燭淚為鳳皇僧達奪取打碁亦不復惜惟黃詞所云了不可解耳楊太史引晉詩話又有六赤打葉子之戲天地間物無窮寧可一二涯測此古人所以先格

致之學也

河上續談卷之一終